

绣像本

中华传世

孤本小说

【玉蟾记】

清  
●  
通元子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I242

P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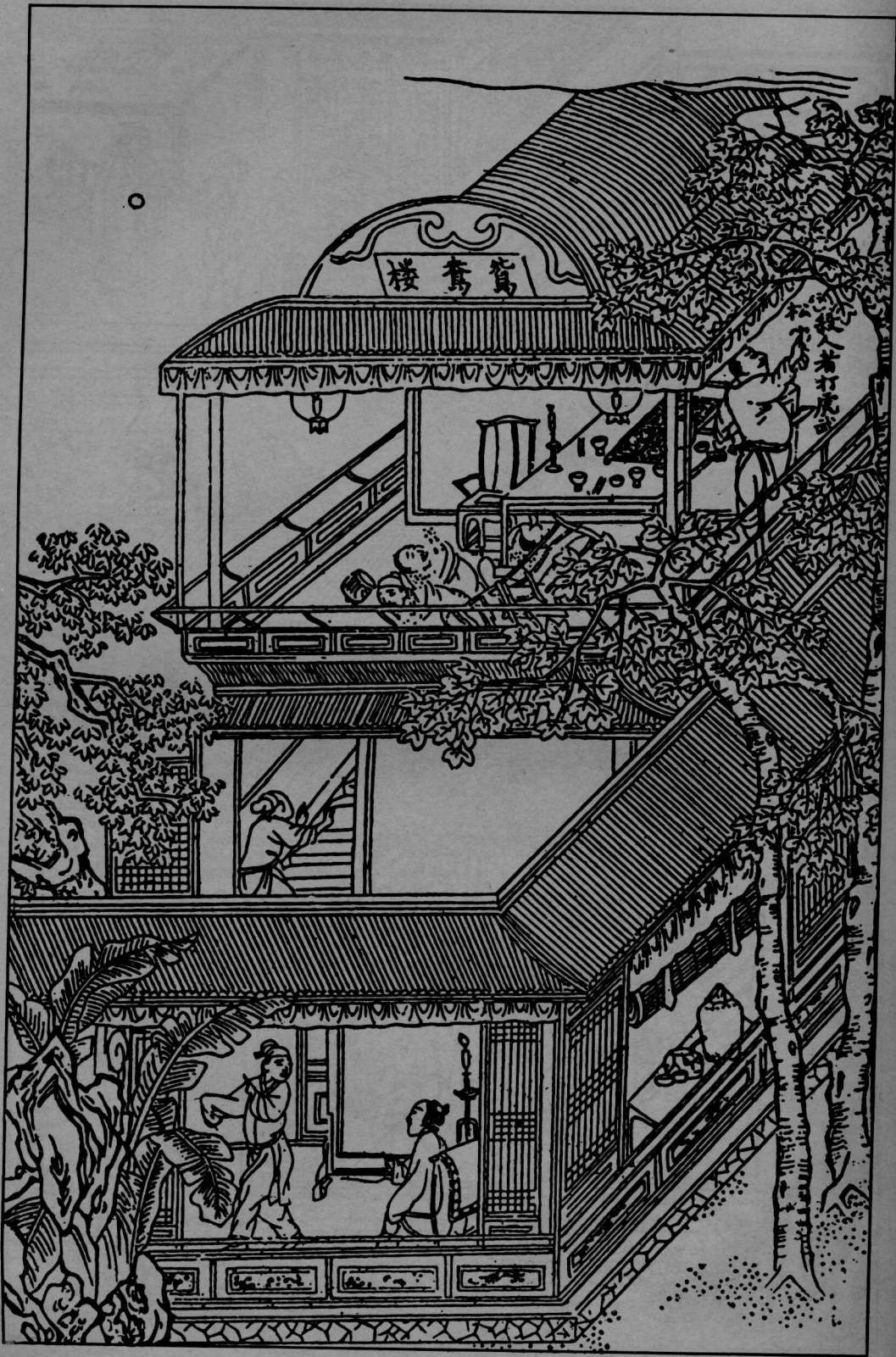
绣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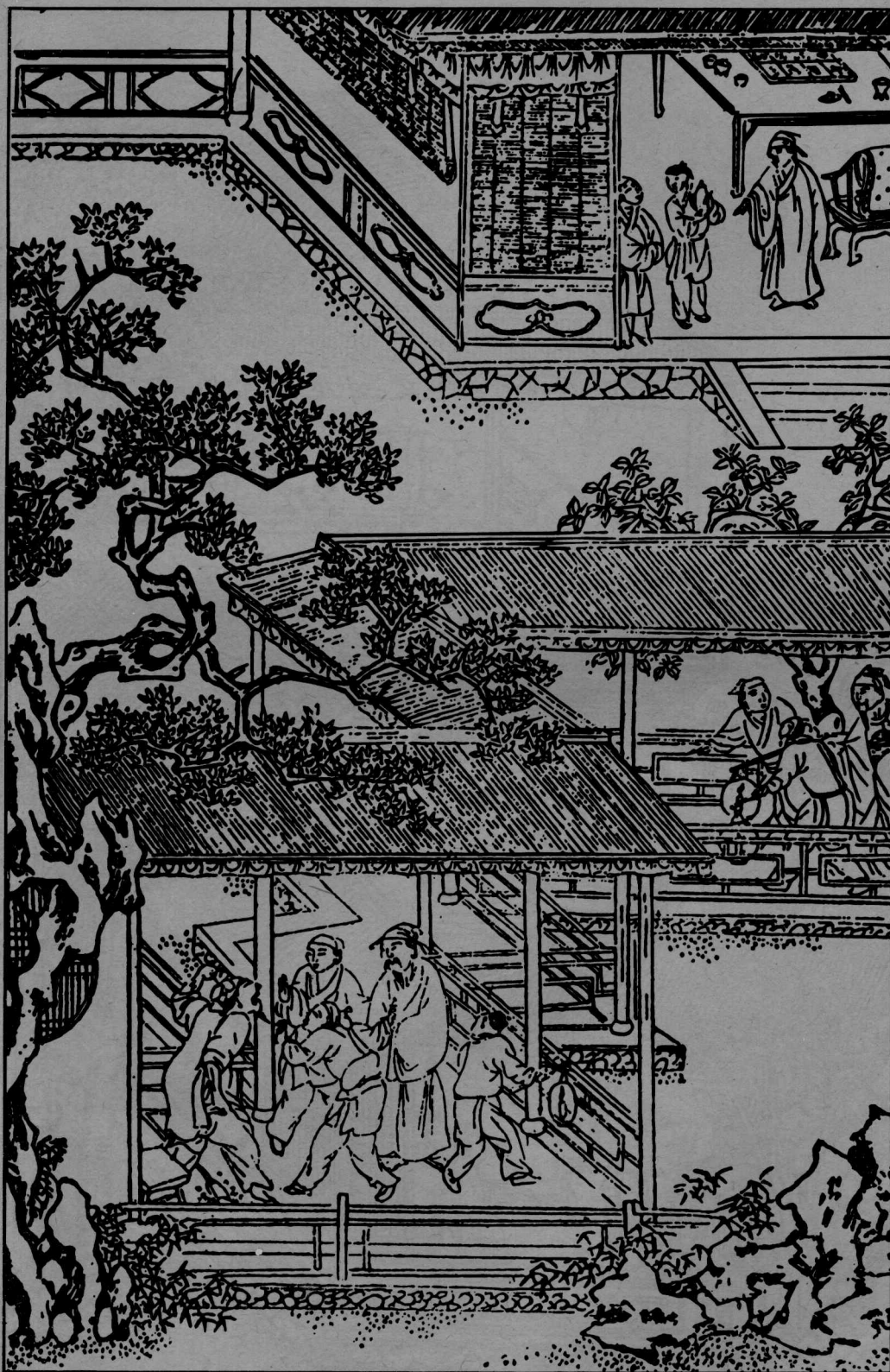
中华传世

小说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恬淡人读史问天	.....	(一)
第二回	通元子安排果报	.....	(三)
第三回	冥判官发放回阳	.....	(六)
第四回	赵与胡两家鬼祟	.....	(八)
第五回	赵文华纳妹东楼	.....	(一〇)
第六回	于少保奉旨回阳	.....	(一二)
第七回	张总督出征倭寇	.....	(一四)
第八回	曹邦辅海上从征	.....	(一六)
第九回	通元子初助破倭	.....	(一八)
第十回	两奸贼攘功肆虐	.....	(二一)
第十一回	三义人救主逃生	.....	(二三)
第十二回	乌金荡埋名习武	.....	(二五)
第十三回	赵恹思忤父归杭	.....	(二六)
第十四回	丑胡彪甘做陪堂	.....	(二八)
第十五回	莽童昆大闹西湖	.....	(三〇)
第十六回	陈素娥雪洞藏洪	.....	(三四)
第十七回	美洪昆夜跌杜园	.....	(三七)
第十八回	巧玉莲怀孕双奔	.....	(三九)
第十九回	龙侧姑腾空骇赵	.....	(四一)
第二十回	勇蔡飞救难酬恩	.....	(四四)
第二十一回	枣核钉毒计诬栽	.....	(四八)
第二十二回	蔡小妹狱中双救	.....	(五〇)
第二十三回	杜金定两遭毒手	.....	(五二)

第二十四回 小洪猛幻形救杜.....(五四)

第二十五回 莽童昆义杀淫奔.....(五六)

第二十六回 通元子妙法救童.....(五八)

第二十七回 卖花叟借言警俗.....(六〇)

第二十八回 枣核钉再抢素娥.....(六三)

第二十九回 陈素娥落院刺胡.....(六六)

第三十回 美洪昆北游楼会.....(六九)

第三十一回 高玉英嘉偶受蟾.....(七一)

第三十二回 枣核钉考黜褫衿.....(七四)

第三十三回 秦彩鸾游园入梦.....(七六)

第三十四回 华佗庙梦引宿因.....(七九)

第三十五回 乌金荡洪昆访友.....(八一)

第三十六回 武洪昆独打仇人.....(八三)

第三十七回 沈兰馨拜师习武.....(八五)

第三十八回 奇男子法传洪昆.....(八七)

第三十九回 打擂台巧遇桂芳.....(八九)

第四十回 刘尚书文武典闹.....(九一)

第四十一回 蒋佩香错中得偶.....(九三)

第四十二回 倭王妃入海起兵.....(九六)

第四十三回 众女将大战圣姑.....(九八)

第四十四回 通元子再助平倭.....(一〇〇)

第四十五回 张元帅奏捷勘奸.....(一〇二)

第四十六回 旧功臣追赠洗冤.....(一〇五)

第四十七回 复父仇刚心祭奠.....(一〇七)

第四十八回 送捷音众美来杭.....(一一〇)

第四十九回 李兰芳于归曹府.....(一一二)

第五十一回	通元子指点前因	.....	(一一六)
第五十二回	东浙王归第完姻	.....	(一一八)
第五十三回	恬淡人草堂闲话	.....	(一二二)

中华孤本小说

玉蟾记

三

# 第一回 恬淡人读史问天

〔先声满庭芳〕调

词曰：

世途坦坦，人事悠悠。史载天心休咎。问天天不语，读史史无愁。闲情最好归恬淡，几度春风几度游。任勾留，腰缠十万，骑鹤上扬州。

老汉非士非农，半村半郭，乃维扬一个卖花的便是。家住傍花村里，秋来种菊生涯，竹篱三径客，茅屋一壶茶，因此得交文人学士，满壁题诗。虽不能博古通今，却也粗粗懂得几句文义。那些看花的说：『你种菊，也是个雅人，何不吟诗和我们呢？』我说：『不嫌鄙俗，就效颦了。』

诗曰：

老圃偏饶晚节香，曾携鸦嘴种花黄。  
清晨采菊新城卖，午后听书到教场。

信口而成，不归诗律。见笑，见笑！众人说这诗不减《扬州竹枝词》，贴在壁上传观却也有趣。还要请教听的甚么书。我说连日在教场听得一部新书，叫做《十二缘玉蟾记》，结构玲珑，波澜起伏，真似碧海中蜃气晨楼，浓蒸旭日，又如绛河内鹊毛夜渡，淡抹微云。

此书是通元子编成，恬淡人发刻传出来的。那通元子本来是个仙家，这恬淡人不知何许人也，初号荷锄子，后数十年来又以恬淡人为号。其人拙于谋生，家无长物。惟吟咏自娱而已。爱读忠孝书，喜谈节义事。与世无所忤，究亦不肯脂韦随俗，每读史偶有所得，辄笔之于书，不拾前人牙慧，务出己见以为论断。自汉以下皆有史评。于汉惠帝因见『人彘』得疾而崩，断曰：『吕后杀之。』于唐秦王元〔玄〕武之变，骨肉相残，断曰：『高祖启之。』于宋太宗烛影摇红，千古疑案，断曰：『必无此事。』于明建文帝『无使杀叔』温语慰燕，断曰：『徒有此言。』至于历代忠奸，仇怨相寻，或忠臣弹劾太放，奸党畏罪而陷害之。或功臣盛气凌人，宵小不堪而中伤之。诸如此类，史鉴恒多。独有两件事不平，恬淡人常常叹息痛恨说：『宋岳武穆王何碍于秦桧，明于忠肃公何碍于徐石，必欲杀之，是何道理？况两家后嗣并无有能起而复仇者。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谁知通元子早已安排过了。因前有《岳传》，明说

岳少保的果报，铸像诛奸，完过宋朝一段公案。他复演出《玉蟾记》，隐寓于少保果报，配合姻缘，又完过明朝一段公案。

到后来草堂闲话，黄石授书，恬淡人始信事由前定，天道无私，把他一腔子牢骚不平之气，都化为乌有了。司空表圣云：『人淡如菊，惟我种菊人能知人之。淡不萦情于利禄，不役志于纷华，就是仙人。何用传其姓氏。即以恬淡人作通元子观，有何不可？』自从听了这书，大约记得七、八分，又买了一部脚本看熟，说出来虽不合腔，却不至有头没尾，诸位如不嫌聒耳，明日请来赏菊听书。

他们去后我就插几瓶菊花，收拾几间静室，把这傍花村改作李龟年弹词的所在。夜来泊成几句小引，早起亦贴在壁间，等候那班学士文人来看。

引曰：

人间多幻境，顷刻变沧桑。隐逸渊明菊，只藏得一片寒光，偏引出众仙同日咏《霓裳》。

列位请了。今日来得这样早法儿，童子献茶，老汉把昨日所谈新书演说一番。一来替恬淡人述怀，二来代通元子醒世，三来为座上客点缀秋光。就此献丑了。

## 第二回 通元子安排果报

〔先声拟清平〕调

词曰：

玉环宫里彩云开，笑倩三郎扶醉回。金殿传呼倾斗酒，黑蛮书召谪仙来。  
沉香亭畔麝囊开，百媚君王一笑回。新谱《霓裳》歌未了，官墙铁笛李謩来。

元宵御宴为谁开，不记早朝何日回。笑语深官春旖旎，洗儿钱赐禄山来。

丢却唐朝故事，且说明嘉靖皇帝在位十八年以前，民歌醉饱，国庆灵长，真一派太平景象也。二十年以后，宠任严嵩通行贿赂；赵文华倚势作威，肆行无忌，其子赵恠思仗父横行，毫无忌憚。天既与以狡猾，陪堂护从恶少又只些才子佳人、英雄任侠、神仙鬼怪，酿成大戏一场，闹得赵家烟消火灭。若不说明夺门果报，后人何由得知。今日无事，就把《十二缘评话》编次一番。

词曰：

群山万壑树千丛，青牛文梓，白鹿贞松。五云飞上碧霄宫，忽逢青鸟使，西下峨眉峰。萧萧芦荻冷江枫，莫认做赤壁重游苏长公。鹤梦空，羽衣横过大江东。

俺即通元子也。

赞曰：

羽扇纶巾似武侯，衣图八卦绣云楼。  
轻挥两袖风生腋，仙骨珊珊道者流。

贫道是岷桥黄石公，自从收了张子房为徒，结一茅庵，住在峨眉山下，改号通元子修真，又加二千余年阅历。汉五六朝泊乎唐宋元明，其间不平之事，果报无不显然，独有宋建康年间秦桧以『莫须有』三字诬害岳少保，明景泰年间徐石等『此举无名』四字诬害

于少保，这两件事情，教人不服。后来西湖边上，岳王墓前，生铁铸成秦桧夫妻跪像，遗臭万年，人心稍快。怎奈夺门一案残杀忠良，全无报应。一月之前，有巡天御史太白李长庚过俺山头，就请他奏闻玉帝。前日他奉玉帝旨来说：『徐石诸人同谋复辟，尚属一念之差，非罪大恶极的奸臣可比，宜从宽赦。杀人之身，还人以身，定为十二姻缘，问他们个风流罪。可谓甘拜下风矣。』即命俺安排果报，俺已议定此案，遣判官发放回阳，好似情痴春燕子，一雄众雌随，好似梦幻花猫儿，一牡众牝配。有诗为证：

诗曰：

休言天网漏恢恢，因果须知暗里催。

杀气都从仇怨结，姻缘只为报施来。

一腔碧血凝忠魄，十丈红丝牵隽才。

地府轮回归掌握，震聋醒聩一声雷。

俺记得汉高祖十三年，在济北谷城下再会张良，寂处深山，红尘远隔，真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今奉玉旨，配定姻缘，不免再下山去指点一回。就在山前拾起十二块石子，变成十二个玉蟾蜍，留与他们作聘礼。俺想此去必有杀机，先将随身法宝带了：一名金葫芦，内藏十万八千铁锥金甲兵，在阵上放将出来，凭他三头六臂，一锥即死；一名摄魂瓶，念起咒语来，虽有韩信之谋、霸王之勇，一摄真魂即入瓶内；一名捆妖索，阵中凡遇妖法，将此索撒去，霎时间妖将捆来。这三件法宝，后来都有用处。初次助阵，用的是金葫芦、摄魂瓶。二次助阵，用的是捆妖索。正说之间，忽跳出四个夜叉来了。

偈曰：

五乘禅通，三元法妙。

揭地大呼，飞天长啸。

慈悲其心，狰狞其貌。

非鬼非妖，如来普照。

怎生打扮？但见那四个夜叉：

着蓝绣裤，腰围红虎皮，手执二金锤。这一个黑发直竖，黑筋突露，穿黑绣袄，着黑绣裤，腰围黄虎皮，左手持金刚钻，右手持八角锤。那一个是黄发直竖，黄筋突露，穿黄绣袄，着黄绣裤，腰围黑虎皮，左手持龙盾，右手持短斧。皆是独角獠牙，狮头龙嘴，两耳系大金环。

奇形怪状，莫譬形容。欲知何故，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回 冥判官发放回阳

〔先声普贤歌〕调

词曰：

海底冤沉实可嗟，天心巧消尽仇家。案断题红叶，春回发碧芽，一树香团十二花。

四夜又恶狠狠押着王振、石彪二人，四鬼卒响铃牵着徐有贞等十二人，二仙童持幡引出少保于谦、御史王文。但见冷雾濛濛，阴风瑟瑟，那厢判官来也。

赞曰：

插帽红榴火欲烧，戟髻倒竖猬攒毛。  
靴宽带缓皂袍飘，蒲剑锋芒辟鬼妖。

〔俺乃玉皇大帝殿前掌案判官是也。前日通元子批下众鬼魂配定姻缘十二，命俺遣放回阳。鬼卒们，可曾提来么？〕鬼卒说：『伺候多时。』判官升堂发落。

词曰：

冤冤冤，冤杀这于少保。恨恨恨，恨杀那景泰、天顺两朝君无道，君无道，据国独何心。夺门亦是盗标，虎牌提出原被告。幢幡双引兵部老，后随着披枷带锁的群奸一齐到。

判官怒呼道：『王振，你这厮酿成土木之变，恶贯满盈，罚你托生为赵文华之子，应该枭首示众，众犬分尸。』判官又呼道：

『石彪，你系石亨之子，仗父作威，实属可恶！罚你托生为胡宗宪之子，应该尸裂、火焚。』判官说御史王文：『你是忠臣，即托生为

忠臣曹邦辅之子，与张昆同榜中武榜眼，后封英勇公，名叫曹昆。』答『是』。判官说：『那位是少保？』于大人答：『不敢，下官在此。』判说：『上帝有旨，保护回阳，巧合良缘，消弭宿怨。忠臣仍作忠臣，后托生在总督尚书张经家为子，名唤张昆，中文武状元。

后封东浙王。请坐一边，听俺点名。』判官叫：『萧维贞。』答：『有。』判官说：『你为甚么迎合徐有贞之意，诬于少保谋逆之名？

就是奸党罪魁。罚你托生陈家为女，名唤素娥，身遭磨折，叫做魔缘。」答：「谢恩。」判官叫：「曹吉祥。」答：「有。」判官说：「你谋复英宗，皇城震动。罚你托生杜府为女，名唤金定。楼藏孕婢，叫做惊缘。」答：「谢恩。」判官叫：「徐有贞。」答：「有。」判官说：「你贪图功赏，残杀忠良。这等无耻，罚你托生贫家女，卖与杜府为婢，名唤玉莲，暗合私奔，叫做逃缘。」答：「谢恩。」判官叫：「张鞬。」答：「有。」判官说：「你只知谋复，上皇本无害于公之意。罚你托生张裁衣店为女，名唤凤姐，香闺盟誓，叫做谗缘。」答：「谢恩。」判官叫：「石亨。」答：「有。」判官说：「你拜大将军，为朝廷倚重，皆是于少保荐拔之力，怎么南宮复辟密不与闻，反与徐有贞结党，忘恩则甚。罚你托生蔡氏为女，名唤小妹，劫狱救夫，叫做恩缘。」答：「谢恩。」判官叫：「曹钦。」答：「有。」判官说：「你系曹吉祥的养子，忘却本生父母，自享荣华。罚你魂入龙涎，化为女子，名唤仙姑，感气而生，叫做幻缘。」答：「谢恩。」判官叫：「陈循。」答：「有。」判官说：「你不问明白，就为英宗草诏。罚你托生蒋家为女，名唤佩香，因此楼会叫做误缘。」答：「谢恩。」判官叫：「杨善。」答：「有。」判官说：「你惑于浮言，夺门随众。罚你托生高家为女，名唤玉英，仙人指点，叫作讖缘。」答：「谢恩。」判官叫：「张鞬。」答：「有。」判官说：「你亦随众夺门，如梦未醒。罚你托生秦家为女，名唤彩鸾，秋闹奇遇，叫做梦缘。」答：「谢恩。」判官叫：「王铎。」答：「有。」判官说：「你系石党，武艺精能。罚你托生李家为女，名唤杜芳，膂力过人，叫做武缘。」答：「谢恩。」判官叫：「许彬。」答：「有。」判官说：「你既系老臣，为何不阻曹、石，反使他们谋于徐有贞，酿出杀机。罚你托生沈家为女，名唤兰馨，助倭战降，叫做杀缘。」答：「谢恩。」判官叫：「陈汝言。」答：「有。」判官说：「你倚势贪婪，家资钜万。罚你托生赵文华为女，名唤丽贞，亲见赵家败亡，与众美聚集，叫做会缘。」答：「谢恩。」判官说：「众鬼魂听者。」

词曰：

轮回定下姻缘局，自家罪还是自家赎。休哭，休哭，洞房花烛。到那时，也不要说羞答答、点污了清白。

去罢。」众鬼魂答：「是。」判官说：「王振，石彪，速去速去！」二人答：「是。」判官说：「于少保、王御史请便罢。」答：「是。某等告辞。」判官说：「俺回旨去也。」

## 第四回 赵与胡两家鬼祟

〔先声香柳娘〕双调

词曰：

赫赫赵文华，居然通政家。如何堂上王振，魂来带锁枷。奸党胡宗宪，亡灵夜半见，祖父叹嗟石彪，竟把胡彪变。

判官发放王振托生为赵文华之子，发放石彪托生为胡宗宪之子。为何怒言「速去，速去！」只因他们两人转世仍为戾气所钟，是以有此不平之语，使他们比十二缘中诸人早出世五载，到那倚势凌轹之时，阅历有年，更无忌惮，正欲纵其恶，而极之诛也。

且说赵文华之妻孙氏、胡宗宪之妻褚氏俱已十月怀胎，临蓐在即。这一日，赵文华坐在厅上无事，奸相严嵩差人送本章来，令他票判。又有大学士李本的拟本送来，请他代拟。所票判的、拟的无非欺罔皇上，罗织正人。厅上有许多官员伺候，只听二门外铁索叮咛之声，众人抬头一看，见有四个夜叉，牵着一个厉鬼，披枷带锁而来。内有一个夜叉右手执大锤一柄，左手执虎头牌一面，上写「奸阉王振之魂。」赵文华知是不祥之兆，大声叱之，说：「王振，敢来作祟！」那夜叉就举起大锤作击文华之状。文华连舌头都吓短了，跌在地。众人见那四个夜叉押着王振，走到屏门后去。一会儿，文华苏醒过来说：「吓杀我也！」话言未了，后面走出一众丫环，说：「恭喜大人，夫人生了公子。」

文华叹口气说：「初生有此怪事，覆吾宗者必此子也。若是不举，我年已四十才有一儿，怎能舍得？只好留住，到后来再看何如？」

可笑赵文华贪婪酷虐，作恶多端，今亲见王振投胎，但知覆宗，不知悔过。世间大愚不灵之人，往往类此。

再说胡宗宪之妻褚氏亦在脚下分娩，收生婆早已接在家中。胡宗宪就在书房宿歇。时当夜半，忽闻屋角隐隐如有鬼哭。家童胡元说：「老爷，窗外是甚么声音？」胡宗宪此时犹不介意，说：「开门看来。」家童才开一扇格子，已有二鬼进来，都是玉带红袍，乌纱帽，粉底靴，走到室中。那白须者上坐，半白须者旁坐。胡宗宪认得是他祖父，站起身来说：「祖父辞世多年，今日回家有何见喻？」那二鬼说：「宗宪，你做官原果荣宗耀祖，谁教你媚事赵文华，求为严党，虽倚势作威不及赵甚，而内附奸人外邀美誉，阴险之心更甚于赵。天与尔罪十倍文华。昨日已罚王振投胎赵家，名叫赵怪思。今日又罚石彪投胎为你之子，叫做胡彪，名定于天，不可妄改。当初石彪之恶不及王振，到今生赵怪思所作所为皆是孽孙引诱，所以上帝定罪，但使赵怪思泉首示众，胡彪后来焚骨扬灰，天诛更惨。」说毕，二鬼大哭。胡宗宪碍于祖父之尊，不敢叱退，但唯唯而已。

此刻已近四更，掌家婆执着灯球走来，说：「恭喜老爷，夫人生了相公。」

二鬼听了，长吁一声而去。胡宗宪默坐书房，不出一语。人家生子莫不欢喜，赵、胡两家反添烦恼。

次日，胡宗宪不得不到赵文华家报喜，赵文华不得不到严嵩家报喜。嵩知道赵文华生子说：『文华是我干儿子，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干孙子。明日奏闻圣上，代他讨封。』嘉靖皇帝因是严嵩奏请，即日降旨礼部，奉上諭：『赵文华之子赐名恇思，虽在襁褓，朕嘉乃父之功，衔荫锦衣卫千户，钦此。』谢恩。严嵩送了许多贺礼到赵家，赵文华也送了许多贺礼到胡家。两家渐渐忘却鬼祟，作恶更甚从前，焉得不遭天谴。

## 第五回 赵文华纳妹东楼

〔先声重翻新水令〕调

词曰：

文华百计媚东楼，读《易》能占《归妹》卦，且学钟馗亲送嫁。赔了夫人，笑他计出东吴下。

严嵩有个儿子名世蕃，号东楼，才情敏捷，料事如神，严嵩惟东楼之言是听。嵩每奏事无不称嘉靖皇帝之旨者，皆东楼代为揣测，所以父子都得圣上欢心。

赵文华既媚事严嵩，又思逢迎东楼之意。说：『东楼生性骄淫，平日幸姬爱妾已有数百人，所居之室众美人侍立两旁，谓之「肉屏风」。或嗽痰欲吐，就有一美人迎上来张口接住，谓之「肉痰盂」。所御室女皆用白綾一幅，拂拭新红。每年收拾床下，那新红点污的白綾不计其数。若要投他所好，莫过进献美人。我有胞妹，名唤窈娘，十分妖娆。如果列在他姬妾之中，必然称意。只是要个人为之先容才好。有了，就烦胡宗宪去说合。』叫赵雄：『你去请胡老爷来。』答：『是。』少顷，赵雄回来禀：『胡老爷到了。』文华说：『请内堂相见。』

胡宗宪走到花厅说：『银台大人有何委办？』文华说：『我得心病多时，未知君可能医？家有窈娘胞妹，欲送东楼为姬。』胡宗宪说：『我有一个妙方，医到心病最良。今日开明对症，请君切记莫忘。』胡宗宪为何说这几句话？因知窈娘年已二十，那些淫荡事情无所不晓，文华平日本与通奸，欲借此诙谐嘲笑他一番，说：『医生开方了。令妹用过川芎（芎字作兄字解），足下又要当归（归字作龟字解）。严府由来熟地（地字作路字解），不比他处人参（参字作生字解）。东楼况是鳖甲（鳖甲解作鳖脚），相好更得阿胶（胶字解作交情之交）。大枣只须一枚（大枣解作大早，枚字解作媒字），宝箸必入燕窝。窈娘不觉钩藤（藤字作疼字解），银台自然肉桂（桂字作贵字解）。此盖养血调经之剂，于令妹亦宜。』文华说：『休得取笑。舍妹这件好事，都要仰着胡兄曲成。』答：『是。我就告辞，前往严府说合。』

赵文华送胡宗宪出门而去，知道事在必成，回来预备赔奩。遂唤窈娘出来说：『我送你到严府服侍东楼。虽是旧店新开，你也要装些外行样子，才瞒得过他。那东楼是个好色之徒，你还要格外献些妖娆媚态，迎合他的意思，撩起他兴头，他才快活，他才能照看我做哥哥的呢。』

不讲文华兄妹在此说些调戏褻语。再讲胡宗宪到了严东楼面前，百般赞扬窈娘之美，道达文华奉承之意。东楼大喜，就允他收了。宗宪回到赵家，商议送嫁，先把赔奩发到严家，摆设起来。到了吉日，文华亲送窈娘过门。胡宗宪算个媒人，跟随在后。来至严